

美人計

白頭翁



閑話煙雨

慮之者，漢之長公主之母呂后也，她的辦法也認為妻敬和親政策是救漢滅匈奴的大政方針，雖然近乎卑鄙，但呂后捨不得自己的親閨女遠嫁，嫁到那種荒涼野蠻的夷地。她的辦法是「狸貓換太子」，是漢家女即可，何必吾之女也？至今第一位冒長公主之名遠嫁冒頓的女子沒有留下任何史料。從漢高祖始，自歷惠帝、文帝、景帝、武帝七十多年遠嫁、外嫁的漢王室女兒多達幾十位，沒有一位是幸福的、美滿的，都是以淚洗面，委曲、痛苦、悲傷，甚至抑鬱而死。但她的確為漢邊境贏來了和平和發展，「文景之治」的確有「和親」政策的作用，但「和親」的婚姻卻很少有人翻覆，那畢竟是把漢家宗室女孩送進匈奴單于的氈房。犧牲一女兒，和平千萬家，既是犧牲，就當以國為重，誰讓你為漢家女兒？妻敬的「和親」政策，在歷史上第一個留名留姓的女子應為漢武帝時的「和親公主」劉細君。漢武帝的「和親公主」不再嫁給匈奴的可汗，而是嫁給西域的國王。漢武帝是用「和親」政策來組成反匈奴的統一戰線，構築他的消滅匈奴真正實現大漢的戰略部署。他於公元前一百四十年派遣張騫通西域，絕非像德國人李希霍芬在一八七七年所言，是開闢一條絲綢之路，他的出使使命簡單明快，就是要建立一條反匈奴的同盟，組成統一戰線。

在西域三十六個國家中，烏孫王國最大，最有實力，但它是匈奴的盟國，要拉攏烏孫國，張騫的外交政策

依然離不開「美人計」，「妻以公主」，對烏孫國實行「和親」嫁女政策。嫁去的第一位漢家公主即江都王劉建的公主劉細君，是漢武帝劉徹的孫女，因其父作亂被殺，劉細君一直養在漢家宮中。公元前一一九年，漢武帝嫁女，遠嫁的使團多達三百多人，運載的金銀財寶連綿數里，送嫁的就是張騫，使命是唯一的，不惜一切，破壞烏匈聯盟；不惜一切，結盟烏孫；形成南北夾擊，東西配合，對匈奴戰爭。

苦了劉細君！嫁給完全陌生的一個老國王，舉目無親，張口無言，有言無話，無人能聽，無人能懂。其情其窘，如同盲人聾啞人，更何況，匈奴得知漢王朝使了「美人計」，意在拆散烏匈同盟，聯烏反匈，立即挑選一名更年輕，更漂亮，且能言善舞的匈奴公主也嫁給烏孫國的國王，與劉細君分左右夫人。其實，烏孫國國王還是有政治頭腦的，老而有謀，既不遠大漢，又不近匈奴，盡量保持等距離外交，當然他當年是匈奴扶上王位的，數典不能忘「祖」，張騫空有「美人計」。老國王死後，其孫子繼位，也「繼承」了他的這位奶奶。劉細君上書漢武帝，要求回娘家度其餘生。但漢武帝態度蠻橫，只有一句話：「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劉細君大概未能活過三十歲就鬱悶而死。

從妻敬始出，到張騫力行，從西漢開朝到東漢年代，一共外嫁「和親」了多少「公主」似無準確記載，但無一是幸福家庭，美滿婚姻似有定論，和親多是哭的婚姻、淚的婚姻、血的婚姻，甚至死的婚姻。

（「悲莫悲兮，和親婚姻」之二）

攀越冰封的3D劇場構思

陳劍梅



閑旅人

久久不能忘記今年香港藝術節上看過的《攀越冰封》（Touching the Void），其主創團隊由多個機構組成，包括布里斯托爾老域劇團（Bristol Old Vic）、倫敦燃料劇團（A Fuel）、愛丁堡皇家蘭心劇院（Theatre Edinburgh）等。導演是湯莫里斯（Tom Morris），也是布里斯托爾老域劇團的藝術總監。戲劇以喬·辛普森（Joe Simpson）的真人真事改編，就是一個比死更難受的攀冰遇險經歷。喬·辛普森已經把自己的經歷寫成書，而且拍成紀錄片。

此作製作認真，分別請來實驗心理學家及專門研究人類在極端環境的心理及生理反應的大學教授一起參與創作。他們分別來自英國普茨茅斯大學（University of Portsmouth）及倫敦瑪麗皇后大學（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為什麼要科學家及學者參與創作呢？究竟山難對於故事主人翁做成怎樣的生理影響呢？主要演員和劇組是不是必須要事先了解呢？究竟一個人在極端環境下面對危難時，到底根據什麼作出道德判斷和決定呢？他們的潛意識會怎樣影響行為呢？他們的自主意識又會怎樣主宰自己的行動呢？這些問題主創團隊主動解決了，並且要求演員一起參與研究。

這是三十年前發生在修拉格蘭德山（Siula Grande）上的亡命之旅。這是一個絕地求生的驚險故事，亦是一個死而復生的故事。兩個攀冰專家相約一起去挑戰六千三百五十七米高的修拉格蘭德山，他們兩三天內已經完成任務，可惜在回程的時候發生意外，男主角在冰崖上失足斷了腳，朋友努力營救未果，自己體力不支，最後為保性命割斷纏繞兩人的安全索自行離開，只剩下男主角一人及斷了的繩，墮得更深，傷得更

重。男主角面對九死一生的絕境，流落在一個不見天日的冰隙中，沒有足夠的糧食和水，在極端嚴寒的環境之下他進入意識模糊的狀態。

喬·辛普森死而復生之後憶述自己在絕地求生時，不時聽到一把聲音，一直引導着他尋找出路，鼓勵着他堅持下去。結果導演利用這一個環節，把主角的姐姐代入這個聲音的角色。

我最是欣賞這個獨幕劇場的3D劇場構思，冰山是多邊形的立體金屬支架，以抽象的形式，表達其山勢和棱角。支架邊緣上繫着不同形狀的紙片，在風中飄揚，象徵風急下冰雪的凌厲。戲劇主人公還可以穿梭於支架之中，他們或是躺臥在雪穴中，又可以倒掛；或是向上游，也可以下墜，超越一般劇場的場面調度。戲劇主人公在支架中穿梭，造就了一如電影影高空中俯攝（top shot）的效果，不時給予觀眾3D的想像空間。

登程陽風雨橋賞侗寨風情

朱昌文



繽紛華夏

隨一群新聞界朋友到桂林和貴州作五天遊，主要是想重遊「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和陽朔，再乘船暢遊瀟江，欣賞兩岸群峰聳峙、碧水縈迴的秀美景色。想不到，此行對我來說最有新鮮感的卻是遊覽貴州與柳州兩個侗寨風景區，一個是貴州黎平縣的肇興侗寨，另一個是柳州程陽侗族八寨。前者素有「侗鄉第一寨」之美譽，後者是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的千戶大寨，近年大力發展旅遊業，正在大興土木，提升為5A風景區。



遊客魚貫登上程陽風雨橋

作者攝

筆者從未到過貴州，對於這個多山少平原的省份，只記得許多人唸過的順口溜：「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分銀。」想像中這是一塊貧瘠之地。意料不到，當我們乘旅遊車從桂林沿著高速公路駛過許多條隧道和高架橋到達肇興侗寨，時近黃昏，放眼四望，周圍綠林環繞，兩旁路燈亮麗，入口處一排多座建築風格獨特的高聳鼓樓燈火璀璨，十分耀眼，好像熱情表示歡迎遊客的到來。這第一眼的貴州印象，馬上改變了我先前對它的想像。位於貴州省東南黎平縣的肇興侗寨，佔地十八萬平方米，居民一千餘戶六千多人，是全國最大的侗族村寨之一，《中國國家地理》雜誌評選它為「中國最美的六大鄉村古鎮」之一。本是偏僻之地的肇興侗寨，隨著近年貴州省大力進行交通建設，如今實現了縣縣通高速，十多條高速公路四通八達，全省高速公路通車總里程達到六千公里，徹底改變了昔日對外交通閉塞的狀況，加上近年大力發展旅遊業，路通財通，外地遊客蜂擁而至，於是到處出現一片興旺景象，肇興侗寨的天然原生態景致和傳統文化特色就成為吸引遊客的賣點。

肇興侗寨四面環山，寨子建於山中盆地，兩條小溪匯成一條小河穿寨而過，溪澗有不少水車。寨中房屋為桿欄式的「吊腳樓」，鱗次櫛比，錯落有致，全部用杉木建造，古樸實用。

令我開了眼界的是建築外形獨特的鼓樓。肇興侗寨被健力士紀錄大全譽為「鼓樓文化藝術之鄉」，寨中共建有鼓樓五座，每座的外形、高低、大小、風格各異。鼓樓從外觀看像一座寶塔，飛閣重檐，氣

勢雄偉。全樓為木構建築，用四根大木為主柱直達頂層，另有更多副柱和橫樑，全以木榫銜接。傳統建築為中央一根為「雷公柱」，四根金柱為主承柱，四周還有十二根檐柱，象徵一年、四季、十二個月，寓意「天長地久」。樓層數目少則一層，最多達十七層，一般高度為二十米左右。

侗寨的鼓樓是侗族地區特有的一種公共建築物，歷史悠久，是侗寨的標誌，吉祥興旺的象徵，由全寨人集資興建。鼓樓的用途包括有：鳴鼓傳遞信息或報警，集會議事場地，休閒及社交的場所等。

肇興不僅是鼓樓之鄉，也是歌舞之鄉，寨上有個歌隊、侗戲班。每逢節日或喜慶日子，侗族群眾歡聚於鼓樓、歌坪，舉行「踩歌堂」、「抬官人」等民族傳統文化活動。歌曲有多類，包括有侗族大歌、蟬歌、踩堂歌、攔路歌、琵琶歌、酒歌、情歌、山歌、河歌等。我們欣賞過他們的表演，雖然聽不懂他們唱的歌詞，但覺得歌聲悠揚，旋律優美動聽。

肇興侗寨有一個商業小鎮，鎮上有各種商店和食肆，日常用品應有盡有。還有許多家旅店和民宿，聞說生意頗好。我們住的那家三層高的「水岸·肇興」，是一家「主題酒店」，房間設施完備，布置雅致，大家都感到滿意。

在肇興度過了一天半的快樂時光後，乘車轉到廣西與湖南、貴州接壤的三江侗族自治县的程陽八寨遊覽。三江是全國五個侗族自治县中人口最多的一個縣，有侗族千戶大寨之稱。這裏有八個連成一片的

侗寨山寨，不僅完好地保存著侗族的木樓建築、服裝飾品、歌舞文化、生活習俗等古老傳統，而且在當今新時代中銳意建設，利用豐富的旅遊資源發展為吸引遊客的風景區。

近年廣西旅遊發展集團在程陽八寨景區進行5A提升工程，項目主要增建接待遊客的基礎設施以及改造核心景區，包括新建遊客服務中心，增加旅遊商業設施、興建新型廁所，興建宏偉的木結構寨門，改善觀光車接駁站安排，以及對景觀進行美化工程，務令遊客感到舒適滿意。

程陽八寨還有一座舉世聞名的程陽風雨橋，是遊客必遊的熱門景點。這座有逾百年歷史的古橋位於柳州市三江縣城古宜鎮北面的臨溪鎮，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程陽風雨橋又叫永濟橋、盤龍橋，建於一九一二年，為世界四座歷史名橋之一，與中國的石拱趙州橋、鐵索瀘定橋齊名。它是石墩木結構樓閣式建築，長六十四米，橫跨林溪河上。

我們在悅耳的歌聲中飲過侗族姑娘遞過來的米酒後，踏上這座歷史名橋，我遊目四看，差點改變了我對橋的認知，它是集橋、廊、亭三者於一身，橋中有五個多角形的亭子，飛檐高翹，猶如羽翼舒展；橋的壁柱、瓦檐、雕花刻畫，美觀別致。河中有五個石砌大墩，橋面架杉木，鋪木板，我注意到，經歷了百載風雨的橋上木板木條，依然完好無缺。最令人驚異的是，整座宏偉的橋樑不用一釘一鉚，大小條木，以榫銜接，令人不得不佩服侗族人巧奪天工的智慧與技藝。

知識分子的「心靈史」

賴秀俞



文化什錦

一九〇二年，梁啟超曾發出宣言：「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如今，消費主義的浪潮使曾經堅固的一切都煙消雲散了。文學變成了一座華麗的廢墟，用陳映真的話來說，那是一個「大的理想大的志願崩壞後的遺跡」。商業社會是一枚重型炮彈使知識分子在肆虐的狂暴中，墜向輪轉。

陳映真的小說《我的弟弟康雄》，既是一首關於知識分子的輓歌，也是一份關於理想主義者的病歷報告。在康雄的日記中，浮出生命敘事表面的，是一種在黑暗和光明的歷史縫隙中行走的，憂鬱而蒼白的美。郁達夫《沉淪》中的留學生在性苦悶的漩渦中無法自拔，而陳映真的小說則指出了知識分子滿腔的理想主義盡數破滅後的自伐。

康雄一直深陷於理想的蠱惑與虛無、宗教的救贖與禁錮之中。這是一個在理想的誘惑中長大，最終為了追求精神的自潔而自盡的青年。他用了一個悲壯的生命文本，一種知識分子的傷痕美學。

天使折翼，墮落於深淵而成為惡魔。而惡魔不堪深重的愧疚，自伐而亡。康雄一方面沉溺於幻想，一方面被少年初生的成長之痛所糾纏，他的

死亡是一顆頹然絕望的星星璀璨綻放後的墓碑。

對理想主義的追尋，既是一種關於道德的渴望，同時也是沉重的思想枷鎖。它讓一個憂鬱、蒼白的青年始終活在一種劇烈的精神恥感中，並為死亡的純潔所沉淪。所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不只是一個修辭，它還是探測儀，是試金石。小說中被「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壓迫的，不只是自殺的康雄，還有敘述者「我」——康雄的姐姐。「我」和弟弟擁有一樣的靈魂，都曾為理想主義而目眩神迷。但面對現實的蠱惑，「我」背叛了自己的內心。弟弟的日記像一塊堅硬的匕首，狠狠地刺穿了「我」庸俗、脆弱的肉身；它又像一面頑唐的鏡子，讓「我」這個曾經的信徒陡然目睹理想主義的墜落。

在哀歌式的獨白中流淌的，是弟弟康雄和「我」痛心疾首的淚水。這些純真的靈魂，飽含着痛苦和單純的憂鬱。他們的抗爭是一種頑唐的激情，它如此不堪、懦弱、易碎，卻偏偏讓人着迷。

正因為這種被祛魅、被取消的純真，讓陳映真的小說成為理想主義的祭歌。無論是《我的弟弟康雄》，還是《山路》、《鄉村的教師》、《最後的夏日》等作品，陳映真的小說文本，可謂共同構成了一部恢弘的知識分子「心靈史」。

相簿的前世今生

素素



自由談

手機的照相功能操作簡單，一機在手，人人都是攝影師，即拍即得，還可在成品上大做文章，調光借影美肌修圖，之後收藏自賞或轉發分享，不亦樂乎。日積月累的照片有無限大的雲端可儲存，毋須顧慮實體空間不足，更教人肆無忌憚。在此浪潮下，照相館由盛而衰，沖洗相片變成多此一舉，而書店、文具店裏的相簿乏人問津，幾乎銷聲匿跡了。

我的父母留下幾本舊式相簿，封面古樸素雅，每本的大小差不多，略小於A4紙。可能因為內頁的黑色重磅紙非常厚實，每冊只有十來張。每頁中間夾着一層薄薄的蠟紙，防止照片互相沾黏而受損。當時的照片都是在暗房手工沖洗出來的黑白照，非機器沖洗的標準化規格，因而尺寸

大小不同，黏貼在黑色厚紙上，隨意排列布局，黑白世界中自成一趣。

在父母成長的時代，一般民眾沒有相機，去照相館拍照應該是隆重的大事，只能偶一為之。相簿裏看不到父母幼年和童年的照片，父親最早的一張應該是在初中的少年期了，母親倒是有一張小學畢業照。相本裏有一些親朋好友的小張黑白正面照，可能是證件照加洗後相互贈送留念。有趣的是一些半身獨照，人物各異，拍攝角度都是側臉上鏡，應該是當時的流行。照片裏的人多半盛裝打扮，或立或坐，一本正經。無論是正臉或側臉，合照或獨照，個個面容端莊，想必在照相館拍攝時，雙方都很慎重其事。

後來父母進入同一所小學教書，可能

當時同事有相機，相簿裏有了戶外生活照，但多半是校園裏的團體照。當時在談戀愛的父母沒留下什麼儂影雙雙的照片，應該是沒有照相機吧。兩人結婚照也只有三張制式的相館照，沒有放大，彷彿是理所當然的日常。我們兄弟姊妹出生後，相簿裏的個人照片數量不同，當然是逐漸由儉入奢，後來者居上。

經濟開始起飛後，擁有相機的人逐漸增多。彩色照片的沖印技術和機器在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引進台灣，沖洗照片的店家增多，價格也漸漸大眾化。物不稀則不為貴，照相不再是充滿儀式感的重要事件，而是平實的生活紀錄，照片裏的人生動了些，景物也有了變化。父母的相簿裏，黑白的人生在中年以後有了繽紛的色彩。等

到我們兄弟姊妹各自成家後，相簿裏的生活照跨越三代，增添的速度超出母親的慢工細活，還好弟弟接手耐心整理收藏。到了八十年代，輕巧的傻瓜相機問世，拍照的「學問」化繁為簡，不用調光圈、焦距，只需對準目標按下快門。拍照者多了，被拍的人事物遽增，照片多到相簿都來不及消化了。

機器沖洗的照片標準化，一般照片規格趨於一致，反而相簿五花八門，大小、尺寸、厚薄各異。封面設計風格多樣，但內頁只有兩類，一種自黏式，將照片擺放在有黏性的頁面上，然後蓋上保護膜。另一種插入式，每頁有數個方形透明薄膜口袋，排列整齊，直接將照片置入。相簿大小不同，收納存放大費周章，後來出現合

輯類的相簿，硬殼裏放幾冊同型同款相本，統整方便。還有一種簡易型小相本，是沖洗照片後由店家附贈，大小如一張照片的規格，裏面裝訂二十個透明薄塑膠口袋，剛好將沖洗出來的照片兩兩背對背插入收存。這些形形色色的相簿翻閱起來，有情有趣，有滋有味，感覺時光悠悠，往事歷歷。

近十年來，手機拍的照片氾濫成災，應運而生的雲端相簿解決了收藏的問題。對科技謹慎的我，選擇把照片存在硬碟裏，簡單地以時間區分，算是很原始的相簿電子化。它的內頁就是一張張圖像，在螢幕上閃閃發光，照亮記憶的角落。據說雲端相簿不但有容乃大，還具備自動辨識功能，以人物、地點、時間、情境等靈活分類，激盪更多元的記憶。走過將近一世紀的歲月，老相簿華麗變身成雲端相簿，不知雲裏的回憶是否更動人？